甘肃团组织助阵网络直播带货

董志塬上青年团干扶贫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
通讯员 刘星妤

寒露时节，海拔1000多米的甘肃庆阳董志塬上寒风袭人，在庆阳市合水县肖咀镇润园有机林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苹果园区，团甘肃省委举办了别开生面的“青春扶贫 能量助农”助力消费扶贫合水直播专场。

共青团组织邀请30多名青年主播在网络直播间推介销售合水特色农产品，宣传合水文化旅游资源。

团甘肃省委和庆阳当地团干专程来为合水农产品助阵。“合水苹果色泽鲜艳、酸甜适中、果质硬、耐储运，一颗红红的苹果为大家送上一份平安的祝福，也代表着庆阳老区人民的热情，请大家多多支持！”团甘肃省委副书记李华龙也来到直播现场，与青年主播一道推介“甘味”农产品。

近3个小时的直播活动共推介苹果、大枣、黄花菜、羊肚菌、紫苏油、黑木耳等50余种农产品，吸引线上在线观看人数超160万，销售额达118万元。

作为合水县的定点帮扶单位，团甘肃省委机关干部在一个月前就走家串户分批回访帮扶户，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帮助村民排忧解难。直播活动当天，团甘肃省委机关干部蒋波和李钰洁来到合水县板桥镇曹塬村贾军成的家里，看到贾军成和80岁的老母亲正在院里晾晒玉米，赶紧上前帮忙。

蒋波和李钰洁询问贾军成家是否买好了过冬取暖的煤炭，他们叮嘱贾军成，老人年纪大了，早点架上铁炉子取暖，夜里一定要在窗户上留个缝通风，要特别注意取暖安全。

村民家里来了青年团干部，村里的孩子则通过团组织参与到“一起说世界，听你讲家乡”线上公益活动中。偏远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存在“不会说、不敢说、听不懂、说不好”的语言问题，团甘肃省委联合“语同音”语言服务公益平台，邀请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顾国宁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形式与合水县的孩子一起“说世界，讲家乡”。

“近年来，团甘肃省委充分发挥省直单位资源优、门路多、平台广的优势，以消费扶贫为切入点，通过网络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平台铺货、实体店卖货等多种形式助力合水县的扶贫工作。”团甘肃省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6月，合水县特色农产品兰州展销馆开馆，截至目前，兰州展销馆已实现团购、零售近80万元的销售收入。

近5年来，团甘肃省委靠实帮扶责任、落实帮扶措施，为合水县先后协调落实各类帮扶项目40多项、资金累计超过1500万元。

团甘肃省委将与合水县携手，充分发挥青年力量，持续推动线上与线下深度融合，开创网络主播与企业合作、企业带动农户发展的新局面，让消费扶贫的巨大潜能转化为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新动力。

新疆青年创业联盟成立

本报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雪迎） 10月20日，由新疆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发起的新疆青年创业联盟成立大会在新疆团校召开，70余名青年创业者参加会议。新疆的青年创业者有了一个“共享资源、抱团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服务平台。

当天，还举办了青年创客座谈会、“兴疆建疆 青春担当”新疆青商论坛暨新疆青年创业联盟、新疆青年电商联盟商务洽谈会等系列活动。

联盟以“育人”为核心，以服务青年创新创业为宗旨，通过资源整合、工作融合、力量聚合，广泛联络创业青年和各类创业要素，致力于打造线上活跃、互动频繁、资源共享、联系紧密的青年创业人才社群和共青团服务青年创新创业的枢纽型组织。

新当选的首届新疆青年创业联盟理事长、新疆浩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义博说：“我们将大力发展联盟会员，以优质创新型的服务，不断吸纳更多的青年创客加入联盟；同时，利用自治区团委成立的新疆青年电商联盟，把联盟会员的优质产品和服务推广出去。”

座谈会上，团新疆区委党组书记赵川说，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各行各业优秀青年企业家、青年创业者的娘家，也是政企对话沟通的重要桥梁。青年企业家、青年创客要充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中央新疆第三次座谈会精神，要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讲政治、懂政策、会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青年人才。

（上接1版）

为解决村民卖菜难问题，村两委提议由村民集资入股建蔬菜批发市场。当时种菜不挣钱，外村纷纷拆大棚种粮食，村民迟疑观望，不愿参股。耿遵珠带头出资1万元，带动34户村干部和村民入股，建起了蔬菜批发市场，由此进一步打通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市场当年实现50%的分红，至今已分红达800%。

蔬菜大棚建起来了，但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经营，难以应对千变万化的大市场。2008年，按“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耿遵珠牵头组织92户农户筹资32万元，创建全区首批农民专业合作社，逐步探索形成“支部+合作社+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运营，有效规避风险的同时，还使农户获得土地流转费、入股分红、工资收益等。

如今，耿店村逐步形成了产前有育苗场、产中有合作社、产后有蔬菜批发市场的产供销一条龙服务。村党支部与合作社经营蔬菜加工厂、恒温库、批发市场等10家企业，吸引周边5000多户村民从事大棚蔬菜种植和服务，户均年增收过万元。同时，吸纳周围村庄400多人来企业打工，有效带动周边农民增收。

共同奔小康的道路上，这里一家一户都没有落下。通过旧村改造，村民全部迁居新楼房。全区建起了第一个村级敬老院、第一个村级婚宴大厅、第一个村级殡仪馆……老有所养，幼有所学，幸福耿店美丽画卷正在鲁西大地徐徐展开。

有事业，有舞台——乡村的全面振兴，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来。耿遵珠介绍，从2010年至今，已有86名年轻人返乡创业。目前，耿店村从事大棚种植的年轻人占90%，户均拥有4.4个大棚，最多的拥有21个大棚。

年轻人的归来让耿店村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思想、新技术、新业态。

在他们的带动下，大棚不断改造升级，智能控制水平不断提高，自动卷帘机、水肥一体化和滴灌等设备比比皆是，有的还搞起了生态有机、无公害品牌，进一步提升了棚菜生产的规模化水平。曹有忠则把电商销售业态引入村里，“棚二代”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我们村完全没有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现象。”曹有忠自豪地说。平常日子里，他和伙伴们经常互通有无，大棚施底肥、换棚膜时互相搭把手，还常常聚在一起交流蔬菜新品种栽培技术以及管理模式，对这里的年轻人而言，种大棚是一份值得全身心付出的“事业”。

“年轻人做了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村里不少老人这样评价。对耿遵珠来说，现在更重要的是负责统一流转土地，配套完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解决年轻人的后顾之忧”。

在耿店村未来的发展图景里，“田园综合体”“中央厨房”等概念跃然纸上，名为“棚二代”的精品蔬菜品牌有望被擦亮叫响。摹画这一图景的正是目前队伍不断壮大的“棚二代”。

英雄儿女驱虎豹

（上接1版）两个月前几乎置朝鲜人民军于死地的仁川登陆，更是把这位美国五星上将推上了军事生涯的巅峰。

然而，麦克阿瑟轻视了所面对的对手，忽视了这是一支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向敌人屈服的军队，忽视了这是一支从诞生之日起就一路披荆斩棘、在严酷环境中逆势成长壮大的军队，虽然没有飞机、缺少大炮，但从不缺少以弱胜强的战争经历。毛泽东为志愿军选配的指挥班子，都与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一样，是从长征路上拼杀出来的赫赫战将。

11月25日黄昏，志愿军的西线反攻在漫天飞雪中开始。那是战争史上少有的一次内外双重迂回作战。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面对的是年长他两轮的美军“进攻专家”沃克。两支战功卓著的部队——第38军和第40军承担穿插突击重任。前者，是在平津战役中参与39小时攻克天津城的“攻坚劲旅”；后者，是跟随韩先楚从东北征战到海南岛的“旋风部队”。

这是战将与战将的较量，也是王牌对王牌的比拼。仅仅一天一夜，“联合国军”东西两“钳”之间就被志愿军撕开了一道口子。沃克没有料到，飞机坦克编织的立体火力网都无法阻挡中国军队排山倒海般的攻势，当他意识到已经陷入重重包围之时，赶紧命令突围撤退。

第38军113师创造战史上的奇迹：用双腿跑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14小时，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袭72.5公里，先敌5分钟挡住了退路。

正是这5分钟，赢得了胜利的先机。

空前激烈的争夺战在山谷间展开。成群成群溃退下来的“联合国军”蜂拥而来，争取最后一线活路。雨一样的炮弹和航空炸弹密集爆炸，阵地上的岩石化成了粉末，志愿军始终坚守在阵地上……撤退和接应的两支“联合国军”，相隔不到1公里，最终也只能相望而未能汇合到一起。

狭路相逢，勇者无敌。如果说，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没有料到志愿军如此勇猛无畏，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则没有料到志愿军如此坚韧不拔。

天寒地冻，50年不遇的严冬伴着暴风雪横扫朝鲜北部盖马高原的长津湖，夜间最低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战斗打响的时候，宋时伦率领的志愿军9兵团，已经在茫茫雪野中设伏6天6夜。这支从华东急赴朝鲜战场的部队中，不少人还穿着单衣，而他们的对手则是美军中装备最精良、保障最充足的第七师和陆战一师。

长津湖之战，美第七师31团被全歼，上校团长麦克莱恩受伤被俘后身亡。这是一支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攻入俄国西伯利亚被授予“北极熊团”称号的美军精锐，“北极熊旗”成了志愿军的战利品。

虽然陆战一师最后在美国舰队强大的海空火力支援下，侥幸从长津湖地区撤退，这支号称美军“王牌之中的王牌”却付出了总减员11731人的惨重代价。战后多年，美陆战一师作战处处长鲍泽仍对仓惶逃离长津湖的那一幕心有余悸，“我相信，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攻击，是每一个陆战队员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在死鹰岭，穿着鸭绒防寒装的美军见到了令他们震惊的一幕：129个已经冻成“冰雕”的年轻志愿军保持着战斗姿势，年轻的士兵与手中的武器冻在了一起，129杆枪都朝着同一个方向……

长津湖之战时的志愿军第27军79师235团一营副教导员迟浩田，43年后成为了中国第八任国防部部长。1996年12月，迟浩田上将率团访美，接待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查尔斯·克鲁拉克上将对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人肃然起敬。原来，他的父亲维克托·克鲁拉克就是当时的陆战一师副师长。父亲告诉他：“打了一辈子仗，没有遇到过这么厉害的部队。”

是役结束，正值西方圣诞节的前一天，美国著名摄影记者大卫·邓肯问一个美国兵，假如我是上帝，你想要得到什么？士兵低头沉思了一会，艰难地说出一句话：“明天。”

很多美国兵再也看不到明天了，其中就包括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这位二战时期扬威欧洲战场的美军将领，败退途中因车祸身亡，死在了“圣诞”即将到来的时候。麦克阿瑟吹嘘的“圣诞节攻势”彻底化为泡影。

第二次战役，志愿军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一举扭转战局。“联合国军”一气败退300公里。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惊叹：“败绩，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

美军参谋长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评论说：“麦克阿瑟那神话般的尊严被损害了。赤色中国人愚弄了这位一贯正确的军事天才，麦克阿瑟现有的能力和力量根本斗不过在朝鲜的中国指挥官彭德怀。”

那一年，麦克阿瑟70岁，沃克61岁，阿尔蒙德58岁；彭德怀52岁，宋时伦40岁，韩先楚37岁。

巅峰对决——筋骨与钢铁的较量，血性与实力的比拼

1950年12月6日，李宏垠所在的志愿军第39军，收复了沦陷43天的朝鲜首都平壤。没过多久，55岁的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在寒风中飞抵汉城，接替在第二次战役中阵亡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同时被委以“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重任。

此时此刻，五角大楼选派这样一位曾经在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当过副连长的“中国通”到朝鲜，无疑是想挽救战场颓势。

李奇微没有麦克阿瑟那样名声显赫，但战争经历同样不凡：1943年7月，李奇微指挥第八十二空降师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实施美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夜间空降作战；诺曼底登陆后，直接升任美第十八空降军军长，以眼光独特、胆大心细而著称。

果然，这位脖子上总是挂着两颗瓜式手雷的美军中将，成了志愿军最难缠的对手。

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乘势前进，占领汉城，兵锋直至“三七线”。不过，李奇微也发现了“短板”，那就是，志愿军发起的每场战役几乎多是5-7天左右的“礼拜攻势”，他由此断定志愿军的后勤补给极限为一个星期。他命令：轰炸机不分昼夜倾巢出动，不仅要摧毁中国军队的补给线，还要用燃烧弹、照明弹把黑夜变成白昼，最大限度地抵消志愿军的近战、夜战优势。

杜鲁门政府自然也不甘心强大的美国败在新中国面前。1951年1月6日，杜鲁门签署增拨200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的法案：1951年度美国军费预算猛增到450亿美元，暴涨80%——世界第一强国的战争机器以惊人的速度转动：从美国本土和其他战区抽调的大批二战老兵迅速补充到朝鲜战场，各种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调往前线。

1951年1月25日，第三次战役结束不到两周，李奇微号称“霹雳作战”的大反攻就开始了。这一天，距离中国的春节还有11天。也许，“联合国军”企图以这样一种春节攻势，来为它的“圣诞节”完败雪耻。

这是志愿军最艰难的时刻：从1950年10月25日打响第一次战役，首批入朝作战部队已连续鏖战整整3个月，远离后方，伤病严重，补给困难……这时的“联合国军”进攻兵力达23万，而中朝军队的一线防御兵力仅有21万。美军一个师就拥有各类火炮959门，志愿军火力最强的第39军，火炮数量也不到200门。

双方的交战，演化成钢铁与筋骨的较量、实力与血性的比拼。美军士兵所依赖的，是世界第一强国令人生畏的科技与工业制造能力；中国士兵所依靠的，则是敢于胜利的信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东反西顶——邓华、韩先楚，分别指挥东西两线战役兵团防守阻击。

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在西线68公里的战线上重点防御，抗击包括美军6个师和土耳其、英国各1个旅在内的“联合国军”主力——硬是让美军第一、第九军两支机械化“王牌”部队14昼夜只前进了18公里；而徒步作战的志愿军此前攻击同一段路程，不过半天时间。

优秀的军事家都有一双穿越硝烟的锐利眼睛。几乎在李奇微发现志愿军“短板”的同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指挥东线作战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李奇微排兵布阵上的疏漏，在美军和南朝鲜军翼侧暴露之际，抓住战机，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这，就是第四次战役中的东线关键一战，横城反击战，敌我伤亡之比为3.72:1。

这一战，涌现出一对“双子星座”。33岁的邓岳指挥第40军118师大胆穿插、断敌后路，毙伤南朝鲜军656名，俘敌2178人。毛泽东称赞邓岳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34岁的张竭诚率领的39军117师创造了朝鲜战场上一个师在一次战斗中歼敌最多的纪录：激战1小时，歼敌3350人，俘敌2500人，其中俘虏美军800人……后来，两人又分别出任解放军两支“王牌部队”第38军和第39军军长。

横城之战发生在那一年的大年初六。李宏垠回忆：“志愿军缴获火炮139门，汽车550辆，足足可以装备两个炮兵团和一个汽车团。战后才发现，出国后的第一个春节就在这样的隆隆炮声中度过了！”

第四次战役持续到当年的4月21日。在付出每天伤亡900人才推进1.3公里的代价后，“联合国军”被迫在“三八线”附近停了下来。李奇微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离空中支援，并且牢牢地控制着海域，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

一周之后，邓华迎来他41岁生日。一年前的同一个季节，这位39岁就担任兵团司令员的年轻战将，正与小他3岁的韩先楚一起，指挥解放军战史上规模最大的渡海登陆作战：海南岛之战。

青春的战鹰——我们敢于空中拼刺刀，美国人敢吗

战场，是战将的考场，是英雄的舞台。与强敌对决，淬火了一代战将，也催生了人民军队的一代空战英雄。

当王海和他的战友飞向朝鲜战场的时候，年轻的人民空军还未满两岁——新中国第一代战斗机飞行员在喷气式战机上的飞行时间不到20小时，他们的对手则大都是有着上千飞行小时的空中“老油条”。

1951年11月18日下午，60多架F-84轰炸机向清川江大桥扑来——那里是朝鲜北方的铁路枢纽，王海带领6架战机勇敢迎敌。战果是击落敌机5架，而自身无一损失。

一升空，就奔着胜利；一亮相，就是强者。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不无吃惊地说：“中国几乎在一夜间已成为世界空军强国。”

那一个月，王海刚满26岁。由他率领的“王海大队”，先后与美国空军激战80余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

戴维斯，是美空军第四航空联队少校中队长，二战时的美国“空中英雄”，朝鲜战场上“美军战绩最高的王牌飞行员”。就是这个美国人眼中“百战不倦的戴维斯”，却死在了中国空军的战机之下——创造这一战绩的是25岁的志愿军飞行员张积慧和他的僚机战友单志玉。

戴维斯之死，震动美国朝野。25名战俘的妻子聚集在美国国会大厦前请愿：还我丈夫！

然而，正当共和党国会领袖指责民主党发动的朝鲜战争是“历史上最没有希望的冲突”的时候——1953年4月9日，又一则令美国人沮丧的消息出现在了老牌大报《纽约时报》的版面上：“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在朝鲜失踪。

“费席尔被俘后，提出要见一见把他打下来的中国飞行员。得知我只有19岁、飞行时间还不到他的二十分之一，费席尔很吃惊。”67年后的今天，志愿军英雄韩德彩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老人说：“美国人的飞机确实先进，飞行员作战经验丰富，但有两点不能跟我们比。我们敢于空中拼刺刀，他们不敢；他们是不义之战，国内反战。我们是正义之战，全国支持，这个他们更不能跟我们比！”

抗美援朝，全国人民的捐款折合战斗机3710架。面对一场立国之战、崛起之战，一个民族的爱国热情空前奔涌，一支军队为祖国、为正义、为和平而战的血性空前迸发。

血性，是胜利的刀锋。靠着敢于空中拼刺刀的血性，年轻的中国空军打出了一片英雄的天空。鸭绿江至清川江之间面积约16800平方公里的空域，被美军飞行员称为“米格走廊”。美国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专门下令：一切没有护航的飞机，不得进入“米格走廊”。

2020年8月2日，95岁的王海度过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建军节后，告别毕生为之奋斗的飞行事业，魂归云天。他那驾曾经驰骋朝鲜战场的米格-15战机，如今就停放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上面的9颗星，是王海击落击伤的敌机数量。

与王海一样年轻的空战英雄，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场上留下了这样一串“星星”——赵宝桐：击落击伤美机9架；刘玉堤：击落击伤敌机8架；孙生禄：击落击伤敌机7架；张积慧：击落击伤敌机5架，首次击落敌机……

钢少气多——上甘岭战役的沙盘，进入了美国西点军校的课堂

敢战，善战，胜战。浴血朝鲜战场，年轻的中国空军淬火成钢，久历战火的中国陆军越战越强。

1952年，美国又一个大选之年。此时的美军已经在朝鲜战场用尽了除原子弹之外的所有先进武器，却没有占到半点便宜。

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官克拉克，迫切需要一场军事上的“胜利”，缓解美国国内的强烈不满。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艾森豪威尔的西点军校同学成了受命主导新的攻势的指挥员——他，就是此时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范佛里特。

范佛里特将他的行动命名为“摊牌行动”。不过，听上去仿佛规模巨大的作战行动，目标却仅仅是夺取志愿军占领的两座海拔500多米高的山包——上甘岭。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从惊天动地的炮击开始。范佛里特集中了300余门大口径火炮、27辆坦克和40余架飞机，他认为，以这样的火力，5天就能占领上甘岭。好莱坞女星珍妮·罗素的名字，被美军用来命名上甘岭597.9高地，以表明势在必得之决心。

范佛里特之所以闻名美军，不仅是因为他在诺曼底登陆时率先攻上犹他滩头，一天获得3枚“十字英勇勋章”，还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狂用炮火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专用名词——“范佛里特弹药量”。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联合国军”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伤亡2.5万人，损失了274架飞机。尽管表面阵地几易其手，山上的土石被炸成了两米多厚的粉末，但在43天后，上甘岭依然牢牢掌握在志愿军手中。珍妮·罗素自然也没有想到，她那天使般的微笑，未能给美军带来好运——上甘岭成了美军的“伤心岭”。

上甘岭战役的沙盘，后来进入了西点军校的课堂。据说，活了整整100岁的范弗里特，直到晚年还在不停地反思：这一仗美军究竟输在哪里？

显然，精于计算的范弗里特计算清楚了上甘岭的兵力火力，却没能计算出志愿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适应战争的能力，更没有计算出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军队在连续20多年征程中，锻造出来的必胜信念。

上甘岭之战时，60岁的范佛里特的对手是36岁的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血战上甘岭，第15军27个连队中有16个连3次打光重建。秦基伟誓言铮铮：“为了祖国，为了全局胜利，15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

一座山峰的崛起，挺立的是一代英雄的脊梁。1953年6月16日，得胜回国的秦基伟走进中南海。一见面，毛泽东就夸赞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他笑着说：“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硬！”

钢少气多。这，就是血战上甘岭的志愿军将士的气概，就是千千万万优秀中华儿女的气概，就是已经站起来的中华民族的气概。

上甘岭战役最激烈的日子里，24岁的军旅作家陆柱国，在前线阵地的炮弹箱上记录志愿军将士的壮举。天上战机轰鸣，耳边炮火咆哮，眼前是一个个勇敢无畏的可爱形象，战士与祖国，祖国与战士，一遍遍重叠闪回……9个不眠之夜之后，陆柱国捧出了一叠浸着泪水、带着浓烈硝烟味儿的稿纸。这，便是后来被搬上银幕的名著《上甘岭》。

他们不再是同一批中国人了——一条鸭绿江，见证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和一支不一样的军队

大雪纷飞。长津湖之战结束，战友们从冻死在阵地上的上海籍战士宋阿毛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当这张冻得几乎不能被展平的纸条送到志愿军总部，彭德怀泣不成声，哽咽着说：“一线部队的艰苦，甚至超过了长征时期，他们为谁牺牲？他们为谁流血？他们还都是年轻可爱的娃娃呀！”

哪怕是死，也要高傲地耸立在阵地上；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朝着冲锋的方向。

保罗·弗里曼，美第八集团军二师23团团长，抗战时期曾任美国驻华助理武官，对国民党军队的作风和战斗力印象很差。时隔几年，当弗里曼与志愿军交手，他的部队被志愿军打垮，团部也被攻占。记者问弗里曼有何感受，他回答：他们不再是同一批中国人了！

人，不再是那批人了；新中国也不再是任人欺凌的旧中国了。

1894年7月25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三个月后的10月25日，日军越过鸭绿江，清军守将不战而逃，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当时还叫“安东”的丹东。56年后的同一天，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勇敢地与世界最强大的对手较量。

一条鸭绿江，见证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和一支不一样的军队。

在这个崭新的国度，领袖与人民同甘共苦。在这支英雄的军队，统帅与士兵生死与共。

1950年10月，当“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距前线1000多公里的东京“第一大厦”乐观地等待他个人盲目确定的美军得胜班师时间时，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正乘着一辆苏制吉普车，奔驰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领先于大部队到达前线的彭德怀，把原定的阵地防御战调整为在运动战中寻机歼敌，打了一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第一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面对志愿军的包围，美第二师师长劳伦斯·凯泽少将抛弃了他的士兵，神秘“消失”了。那一战，美第二师损兵4000多人，直接失去战斗力。美国随军记者罗伊·埃德加·阿普尔曼记载：“1950年11月28日的时候凯泽还很健康，但是到了11月30日他突然得了重感冒。”结果，当了9个月师长的凯泽被撤职。同样是在这场战役中，志愿军第20军58师参谋长胡乾秀危急关头冲锋在前，血洒长津湖……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浴血朝鲜战场，4位军级干部牺牲在前线，他们是：38岁的第67军军长李湘，33岁的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44岁的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37岁的第23军参谋长饶惠谭——他们与197649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优秀中华儿女一起，血染战旗。这其中，还有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长子，年仅28岁的毛岸英。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托兰这样写道：“一支装备如此落后、基本靠人力机动的部队，居然敢围歼全部机械化装备并有绝对制空权的美军。中国的统帅和将领敢于想象并策划这个气魄十足的‘坎尼’，是源于此前无数次艰苦作战积累的自信，以及对麾下身经百战将士们的绝对信任。”

坎尼，古罗马城市，因北非古国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战胜强大的罗马，“坎尼”后来成为完胜的代名词。

抗美援朝，这扬眉吐气的一战，打出了一个国家的安宁，打出了一支军队的自信。

1960年5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这位二战名将此行的目的之一，是想亲眼看看在朝鲜战场上完胜英国王牌部队的中国军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陪同蒙哥马利走进了天津郊区的一座兵营。

1953年盛夏时节，39岁的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杨勇指挥抗美援朝最后一役：金城之战。杨勇的对手，是新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年长他12岁、曾任西点军校校长的泰勒。金城之战，志愿军半个月歼敌5.3万余人，彻底将对手逼到了谈判桌上。金城战役结束之日，便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之日。

蒙哥马利观看完500名中国士兵的刺杀之后，端起一支步枪瞄准射击，钢板靶应声倒下。然后，他把枪递给了杨勇，杨勇举枪就射，9发子弹发发命中。

结束中国内地的访问，蒙哥马利在香港举行的记者会上，留下了这样一段名言：“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

毛泽东闻言，一语双关地说：“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抗美援朝战场，如同一座淬火成钢的熔炉，锻造了铁一样的意志、铁一样的精神、铁一样的部队。

美军远东空军参谋长艾尔金曾说，在朝鲜的美军司令官眼里，中国军队后勤保障不至中断是一个“谜”，如果有机会，他们战后最想见的一个人，就是志愿军的后勤部长。

1986年10月，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率团访美——大洋彼岸的同行，见到了这位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

美国人问：将军是哪个军校毕业的？洪学智笑着回答：“我是美军空军大学毕业的。坦率地说，我搞后勤是你们给逼出来的，是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教会了我如何组织现代战争中的后勤保障。”

硝烟过后，相逢一笑。只有不变的信心和精神深藏心底。这样的信心，足以赢得对手的尊重。

1951年4月11日，刚刚过了71岁生日的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撤职，结束了自己的军事生涯。第二年3月，执意介入朝鲜战争的杜鲁门也因威信扫地，不得不宣布放弃总统角逐。1962年，中国西部边境燃起烽烟。麦克阿瑟发出忠告：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

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后来出任北约最高司令。他评价说，中国军队是他见过最坚强的敌人。“他们也是最值得尊重的敌人。他们从不向医疗车队开火，也从未进攻过任何医疗站”。

1953年7月27日，克拉克代表“联合国军”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他哀叹：我们的失败，在于我们没有打败对方，甚至让对方更强大。后来他又说，“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正义必胜。这是“换了人间”的青春之战，这是用胜利奠基和平的立国之战。正义的旗帜在北纬38度线升起——中国，由此真正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机遇和愿景。

2005年，朝鲜战争55周年时，当年促成尼克松访华的基辛格又一次来到中国。这一次，老人提出参观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连队，有人向他推荐了“杨根思连”——抗美援朝，志愿军涌现出两位特级战斗英雄：一位是奋不顾身堵住敌人机枪眼的黄继光，另一位就是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从此，人民军队序列里又多了一个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连队。

走进中原军营杨根思生前所在的连队，基辛格写下了这样一段留言：“愿中美两国永远不兵戎相见。”

6年之后的2011年5月，88岁的基辛格出版了他的新著《论中国》，书中写道：朝鲜战争“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经过几十年的软弱挨打之后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

岁月如梭。70年前的青春华彩，如今已成为一个国家的共同记忆——一代优秀中华儿女用生命和热血汇成的抗美援朝精神，早已化作了一个民族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不竭动力。

92岁的李宏垠还记得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天，是重阳节；还记得彭德怀在胜利时说过的那段不朽名言：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